

我终于明白了死亡的沉重
——像一百万堵墙压在你的身上

一百万堵墙

Born Under a Million Shadows

[英] 安德里亚·布斯菲尔德 著
陈文娟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百万堵墙

Born Under a Million Shadows

[英] 安德里亚·布斯菲尔德 著

陈文娟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09-6484 号

Andrea Busfield
BORN UNDER A MILLION SHADOWS

Copyright © 2009 by Andrea Busfield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ED VICTOR LTD.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0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百万堵墙/(英)布斯菲尔德著;陈文娟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
ISBN 978-7-02-007854-7

I. 一… II. ①布…②陈…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38776 号

责任编辑:马爱农
特约策划:邱小群
封面设计:董红红

一百万堵墙

[英]安德里亚·布斯菲尔德 著
陈文娟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91 千字 开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 10
2010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02-007854-7
定价 28.00 元

献给我的母亲、父亲和姐姐

我叫法瓦德。妈妈说塔利班让我差点胎死腹中。

她没有详细说，我想象当时的情形是：她一步步从阳光下退到黑暗中，然后蜷缩在一个角落里，保护着我。当时我躲在她肚子里。一个男人恶狠狠盯着她，准备用手中的棍子把我打到这个世界上来。

后来我长大了，知道有人和我一样是在塔利班的威胁下出生的。我表兄扎西德就是其中一个，还有贾米拉，她是个女孩子——我们三个在鸡街^①干活，专赚外国人的钱。另外还有我最好的朋友斯班仔。认识斯班仔之前，他的脸被沙蝇咬了，烂了一年，后来就留下了拳头大小的疤痕。可他满不在乎，我们也不介意。我们还在读书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向肥胖的西方人兜售一种叫斯班^②的草药。所以，我们都叫他斯班仔。他原名阿卜杜拉。

是的。我们几个都出生在塔利班政权横行的那些年。有一次，我听妈妈说起他们时，她把他们形容成一群遮住阳光洒下阴影的

① 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著名的商业街，古代曾是肉鸡和鸡蛋的集散地，现已演变成阿富汗工艺品和珠宝一条街，是外国游客购物的必到之地。

② 英文“spand”，是一种草药。

魔鬼。所以，我猜如果她会写字，也许会成为诗人。不过，真主阿拉并不是这样安排的。她替有钱人扫地赚几个钱。她把钱都藏在衣服里，整晚守着。“到处都是小偷。”她低声说，口里发出嘶嘶的声音，眉头皱得紧紧的，很生气的样子。

当然，她说得不假。我就是其中一个。

那时，没有人认为这是偷盗。扎西德说：“这叫均贫富，是高尚的行为。”他很懂这一套。

“叫有福共享，”贾米拉附和他，“我们一无所有，他们拥有一切，可他们贪得无厌，不愿帮助我们这样的穷人，古兰经上就是这么说的。我们是在帮助他们变成好人。所以，这是他们对我们帮助的回报。只不过，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在做好事。”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外国人都闭着眼睛对我们的“帮助”付报酬。有些外国人的确主动给我们钱，有的是高兴地给，有的是不好意思拒绝。有的则想赶我们走，不过，他们是赶不走我们的，这一伙走了，另一伙又很快蜂拥而上，谁让美金满大街走呢？很有趣吧。不管我们是在什么样的情形下出生的，我，扎西德，贾米拉，还有斯班仔，白天我们就在阳光下“帮助”那些外国人。

“这叫重新分配，”一天，我们坐在路边石上玩跳马游戏时，扎西德这样对我们说，“这些外国人为什么呆在这儿？是因为他们轰炸了我们的国家，消灭了塔利班，现在跑来重建了。是国际议会让他们这样做的。”

“可是为什么他们要消灭塔利班呢？”

“因为他们和阿拉伯人是朋友，他们的领袖奥萨马·本·拉登在喀布尔有幢房子，里面住着他四十个老婆和几百个孩子。美国人恨本·拉登，他们觉得他使劲操他的老婆，总有一天，会生出几千，甚至几百万人的军队，所以，他们就把自己国家的什么地方给炸了，然后怪在本·拉登头上。接着，他们就跑到阿富汗来消灭他和他的妻子，孩子以及所有支持他的人。这就叫政治，法瓦德。”

扎西德可能是我认识的男孩子中最有文化的人。他经常读报，这些报是我们从街上捡的。他比我们都大，不过，大多少就不知道了，阿富汗人从来不过生日，我们只记得胜利和死亡。扎西德也是我认识的最厉害的小偷。有时，在我们缠着那些老外，弄得他们都要哭出来时，他就已经带着从他们口袋里掏到的一把钱脱身了。如果说我是在塔利班的威胁下出生的，那么，扎西德就是在恶魔恶狠狠的注视下出生的，因为他长得出奇的丑陋——褐色的大牙齿像被烟熏过似的，又粗又短；一只眼睛有规律地跳动，骨碌碌在眼窝里转动时，就像盒子里放着一块大理石；还有一条腿不灵活，走路时，他得使劲让它和另一条好腿保持一致步调。

“他是个肮脏的小偷，”妈妈说。她极少用这样的话说她姐姐家的人。“你离他远点……不然，你也会像他那样不干好事。”

我们都不明白妈妈为什么让我离扎西德远点。不过，大人们都有这样的毛病：他们要求你做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如果你不听

话，他们就把你的生活弄得一团糟。事实是：我和扎西德，还有他那胖得像母牛的妈妈，蠢得像驴的父亲，还有脸上总是脏兮兮的瓦西德和奥拜杜拉，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男孩子们，”姨父很喜欢这样叫，声音里不无自豪。

“难看的家伙，”妈妈躲在她的仿羊绒头巾下嘟囔着，一边还背着他们朝我眨眼睛。尽管我们一无所有，但至少我们的眼睛是朝着相同的方向望去的。

我们七个人住在四个小房间和院子里的一个洞里。所以，要听妈妈的话，和扎西德保持距离是很难做到的一件事情。卡尔扎伊总统都不可能实现所有的期望。可是妈妈不是个会解释的人，她从不告诉我该怎么做。她一直喋喋不休的只是让我离扎西德远点。

有时——但很少——她会放下手中的缝纫活，谈论以前我们在帕格曼^①的房子。我是在那出生的。不过，我还没来得及把它印在脑海里，一家人就逃离了那儿。所以，我是在妈妈的只言片语中寻找我对那儿的记忆的。每当这时，她的眼睛就会睁得大大的，得意之情溢于言表：粉饰过的房间排列着深红色的厚垫子；玻璃窗上挂着窗帘；可以坐在一尘不染的厨房地板上吃东西；种满黄玫瑰的花园……

“我们不像住在瓦兹尔·阿克巴汗^②的人那么有钱，法瓦德，

① 喀布尔以西约二十公里的一个城市。

② 喀布尔富人区。

可我们很幸福，”她说，“当然，那是塔利班来之前很久的事了。看看现在！我们甚至连棵上吊的树都没有。”

我不能完全懂她，可我知道那时的妈妈非常沮丧。

她从来没在我面前提过我们已经失去了的亲人，除了那幢庇护过我们的房子外——我们现在的处境证明了它不是很管用。不过，有的晚上，我听见她低声唤着我姐姐的名字，接着伸手过来，把我拉近她身边。正是这个时候，我知道她是爱我的。

我们紧挨着躺在白天坐的垫子上，很多时候，我都想张口说话。满脑子的话在我嘴边翻滚，等着我把它吐出来。我想知道一切，我的父亲，我的兄弟，还有米娜。我是那么想知道他们，想在妈妈的话里真切地感受他们。可是，妈妈只是喃喃低唤着姐姐的名字，我像个胆小鬼，不敢吭声，我怕我开口了，会破坏眼前的气氛，然后她就会从我身边慢慢移走。

天亮了，妈妈醒来，就会穿上罩袍^①，从我身边走开。一走出屋子，她便唠唠叨叨，而且开始总是呵斥我“还不快去上学”，末了是“离扎西德远点”。

总的来说，出于对妈妈的尊重，我一直努力听她的话——在阿富汗，母亲比总统府地基下埋藏的黄金还珍贵——可是，要做到她所要求的，却并非易事。我知道，就算我没听她的话，她也不会打我。不像扎西德的父亲，他似乎觉得真主给了他权利，可以在太阳出来的任何一天打我耳光。可是，她会失望地看着我，

① 阿富汗妇女的传统服装。

眼里流露出的神情让我怀疑自我爬出“阴影”的那天开始，妈妈眼里就有了这种眼神。

我虽然还小，却知道我们的日子很艰难。当然，对我来说，一直就是那样，生活没有什么变化。可是，我的妈妈却深陷在一个我知之甚少的过去里，那里有深红色的垫子和黄色的玫瑰花。大部分时间，我都是趴在这座记忆的牢笼外，往里窥探。自我能清楚记事以来，就是这样子了。我愿意相信她曾经很幸福，曾经和我的父亲一起把欢笑洒在清澈的额嘎哈湖边，她那满含笑意的绿色的眼睛里——我遗传了那双眼睛——盛满了对父亲的爱，一双小巧柔弱的手不停地摆弄着金色面纱的褶边。

妈妈曾经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这是我姨妈告诉我的。有一次，她突然很奇怪地大谈特谈起我妈妈来。可是不久，不幸降临了——虽然妈妈从来没有这样说过。我想妈妈对我是抱怨的，因为我让她想起了过去，这个过去把她拖到这个没有玫瑰花的鬼地方——她姐姐的家。我不得不承认，妈妈恨她姐姐甚于塔利班。

“她嫉妒我，”有一次，妈妈尖叫着说，声音大得足以让隔壁房间里的姨妈听见。“她一直嫉妒我——嫉妒我的生活，嫉妒我嫁给了一个知识分子，嫉妒我们曾经快乐的时光……我为她感到遗憾。是真主阿拉让她长了一张西瓜脸和与这张脸相配的身材，不是我的错。”

“她们是娘们，生来就这副德性，”一天中午，我和扎西德再次从满屋子飞的尖叫和辱骂声中逃离后，他这样说道。我们打算

去偷住在镇中心的那些外国人去。“打起来她们才最开心。等你长大些，你就会明白更多。女人很复杂，这是我父亲说的。”

也许，扎西德说得对。不过，这次争吵更多是因为钱，而不是因为她们是女人。姨妈要我们付房租，可我们吃不饱，穿不暖，哪有钱给她。妈妈帮人家打扫屋子赚的几阿尼和我在街上偷的那点钱是我们所有的收入。

“也许你给你妈点美金，她就不会对我妈大发雷霆了。”我建议道。显然，我建议错了，因为扎西德在我的脑袋上狠狠地敲了一下。

“哎，你这个小杂种，你们没地方住的时候，是我妈给了你们住的。像个流浪的乞丐跑到我们家，给你们挪出地儿，还要喂饱你们该死的肚皮。你知道我们的感受吗？如果我们不是好穆斯林，你妈就会把你那该死的屁股让每一个路过的他妈的同性恋操上一操。你想帮你妈妈，是吗？那就好好利用你那该死的屁股吧。像你这么漂亮的男孩子准保能赚大把大把的阿尼，只要你哄得那些娘娘腔开心。”

“是啊，”我轻蔑地顶回他，“只要你那张脸离他们远点，也许他们就算不操也会付一样多的钱呢。”

一说完，我马上跑开了，剩下我的表兄一个人在那儿暴跳如雷，冲着我跑去的方向咆哮、诅咒，身后拖着那条坏腿。

那天，我一直跑啊跑，跑得两条腿实在跑不动了才停下来，跑到公园电影院的时候，都喘不过气来。我发现自己哭了，为我

妈妈，还有我的表兄。我知道，我太残酷了。我了解他为什么要把钱存起来，埋在墙角下——他以为没人看见。他想用那个钱娶老婆。“总有一天，我会娶到阿富汗最漂亮的女人。”他老爱这么吹牛。“等着瞧好了。你会看到这一天的。”所以，他需要钱，因为他长了那么一张难看的脸，得准备相当多的嫁妆才有可能实现这个梦想。就他那德性，是娶不到那样好的老婆的。他那张嘴是我听过的最臭的嘴，比警察的还臭，经常冒出污言秽语。那些警察在这座城市里飞扬跋扈，索取贿赂——连瘸腿的乞丐也不放过。唯一能拯救扎西德的地方，可能就是学校了。不过，依他在学校时的表现来看，他可不是个聪明的人。他把自己沉浸在学习里，没有什么朋友。可是后来，日复一日的挫折和失败使他离开了学校。渐渐地，他变得顽劣了。

穷人在我的祖国是很难生存下去的，丑陋的穷人就更难了。现在的扎西德就像一块顽石，知道自己绝对找不到一个主动愿意嫁给他的女人，不过，如果价钱合适，是会有父亲同意的。

“来吧，法瓦德，我们去鸡街吧。”

泪眼朦胧中，我看见贾米拉。灿烂的阳光洒在她的身上，她像一位天使站在我的面前。她和我一样，个头小，却长得很好看。

贾米拉伸手把我从地上拉起来。我站在她跟前，用衣袖把脸上的泪水擦干。

“扎西德。”我解释似地说。

贾米拉点点头，没有多说什么。如果扎西德说女人的那些话

是对的，我想，贾米拉长大了应该也会那样吧。

贾米拉是我在鸡街的主要伙伴。她把对象锁定在那些外国男人身上，在她褐色的大眼睛的注视下，他们往往会心软下来。而我则瞄准那些女人们，让她们爱上我的绿色的大眼睛。每一个路过的外国人都是我们下手的目标。我们俩是好搭档，如果我们同时出现在鸡街，我们就会平分当天的收入。

周五是我们的黄金日。那天是周末，不用上学，不用上班，很多外国人来。他们开着越野车，到喀布尔各个景区搜罗饱受战争之苦的阿富汗的纪念品：天青石做的珠宝盒；从巴基斯坦进口的银制品；英阿战争中使用过的枪支和短刀；呢帽、头巾、床毯、地毯、壁挂、鲜艳的面纱和蓝色罩袍。当然，如果他们愿意多走二十分钟，到翻腾不息的喀布尔河^①附近的集市的话，只需以一半的价格就能买到这些东西。但是，这些外国人既胆小又懒惰，不愿多走这点路。当然，他们有钱，不会在乎多花这点钱——这点钱够大多数阿富汗家庭一个星期的花销。还是扎西德说的，他们的懒惰对阿富汗生意人有利无害，鸡街是他们心中的麦加。

除了国际援助人员，偶尔还会有一些白人士兵弯着腰在卖银制品的商店柜台前，为国内的妻子挑选戒指和手镯。他们大多很高大，背着大型枪械，穿着金属夹克，戴着紧紧绑在头上的碗状头盔。他们通常四五个人结伴出来，总会有一个人在外面站岗，提防自杀式炸弹，其他人则进去挑选东西。“美国好啊，”见到他们，

① 发源于喀布尔以西七十二公里的山脉，向北流入巴基斯坦。

我们就嚷嚷开了。这个小把戏总能给我们带来一点收入。钱一到手，我们就作鸟兽散，赶紧跑到街区，以防周围真有自杀式炸弹出现。

不过，大多数别的外国人对美国不感兴趣，所以，我们就要另外变着法子骗他们的美金。他们逛店，我们就跟在后面，大声喊着我们会说的英语。“嗨，先生！嗨，女士！你好吗？我可以当你的随从！不，这边来，我带你去一个物美价廉的地方。”接着，我们就会抓着他们的手，把他们拖进一家店。然后，我们就会从店主那赚到一笔佣金了。我们大多数人都有四五家或者更多这样的雇主，只要我们带了老外去，他们就会付给我们报酬。一旦这帮老外不理我们，他们走到哪家店，我们就跟进哪家店。然后假装好心地摇头叹气，“哦，不，女士。他太黑了，这个价格可太不合理了。来，我带你去一个价格低廉的地方。”当然，这一切都得避着店主，不能让他看见。然后，我们就会带着这些老外到会付佣金给我们的店铺，告诉店主他的对手开的价格。这样，他就会开一个更低，但仍有利润可赚的价格。

就在老外们讨价还价的时候，那些也在这条街上谋生，但不会说英语的老女人就会快速地聚上来，等在店门外，伸出脏兮兮的手，抓住他们的胳膊肘，哭得身上的罩袍泪迹斑斑。她们通常是一家人，但老外可不知道。她们一个个泪眼婆娑地走上前去，为自己的病，为快要死的孩子乞讨几个钱。通常这个时候，这些西方人就受不了了，他们会跌跌撞撞地爬回自己的车上，眼睛躲

闪着，不敢看我们。接着，他们的司机会开足马力，疾速带着他们离开我们这群穷苦潦倒之人，回到他们享有特权的生活中去。

然而，当越野车呼啸着离开鸡街，却在沙赫尔瑙^①遇到交通堵塞时，斯班仔就会出现，用他黑色的手指敲他们的车玻璃，手里捧着我们称之为斯班的草药——还冒着烟，气味相当难闻。不过，据说它可以赶走恶鬼。毫无疑问，这是我们所有工作中最糟糕的一种，因为草药的烟雾会钻进你的头发、眼睛、胸膛，让你看上去像个死人。不过，收入相当不错，因为，就算那些游客不迷信，却很难做到不理睬车窗边的那个脸上有疤且脸色土灰的男孩。

不过，运气好的时候，我们也不需要靠骗来赚钱。当那些外国女人还在和头巾作斗争的时候——她们还没习惯戴头巾——她们会很乐意掏腰包的。我会帮她们拿东西，直到她们累得逛不动喊停为止。有时能赚到五美金的辛苦费。贾米拉会笑得很甜，她也能得到一样的报酬，却什么都不要拎。

“你叫什么名字？”女人们会问，她们说得很慢。相当白皙的脸上挂着笑容，红红的嘴唇微微翘起。

“法瓦德。”我告诉她们。

“你的英语非常好。上学吗？”

“是的。上学。每天。我非常喜欢。”

这是真的。我们都上学——甚至如果父亲同意的话，女孩也可以上学——不过，学期很短，假期却很长。冬天和夏天，我

^① 喀布尔主流社区。

们都有几个月的长假，因为太冷或者太热，没法学习。不过，我们的英语可是从街上学来的。很容易学，那些外国人喜欢教我们。

即使扎西德说得对，他们先轰炸我们的国家，然后又跑来重建，我还是很喜欢这些外国人，喜欢他们满是汗水的白皙的脸和鼓鼓的腰包——这是真的，因为那天我回到我姨妈家时，被告知我们要搬去和三个外国人一起生活。

从姨妈家搬出来没用多少时间，因为，我们所有的财产也就一条毯子、几件衣服和一本古兰经。本来还有些瓶瓶罐罐的东西，是我们几年来积攒的，但姨妈似乎认为这些东西现在应该算她的了。

谢天谢地，那天妈妈没有心情和姨妈吵，只是在放下罩袍前踩了她姐姐一脚，然后，拖着我出了门。

“再见，扎西德！”我大声喊道。

“再见，亲爱的法瓦德！”

我扭过头，吃惊于他在我的名字前加“亲爱的”时语气里满含的深情。我看见我的表兄擦了一下他那只好眼睛。

“别忘了我们，你他妈的蠢驴！”

他很快又加了这么一句。结果，他一说完，他妈妈立刻以同样快的速度用她那肥硕的拳头赏了他一记重重的耳光。

从位于城市郊区的凯尔卡纳^①到瓦兹尔·阿克巴汗——我们的新家所在地，我们整整走了两个小时。路上，妈妈告诉我，我

^① 喀布尔北边的一个街区。